

书市扫描

襁褓里的“中国”

作者:冯精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6年11月第1版



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一种文化遗存,其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本书书写的就是仰韶文化,通过对仰韶文化研究成果的叙述,初步解答了黄帝时期的那些谜团,让读者明白了一个常识的渊源,即中国人为何是“炎黄子孙”。

孤独者鲁迅

作者:梁由之
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9月第1版



本书分“岂有豪情似旧时”、“身后是非谁管得”、“老归大泽菰蒲尽”、“怒向刀丛觅小诗”等十六个部分,以夹叙夹议的方式,痛快淋漓地为我们呈现了一代巨人鲁迅的一生和他的文学创作与思想,是近年来以鲁迅为题材的写作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老倔·小黄人

作者:秃头倔人
北方文艺出版社2016年8月第1版



本书是知名画家秃头倔人的绘画与文章结集。画作为当代实验水墨,又类似于波普艺术,幽默诙谐,极具震撼力;文章为作者画后随笔,如同与你聊天,亲切随和又直指人心。



开卷



陈云,二级肢残,宁波市作协会员,自由职业者。1987年开始写作,至今已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近百万字,著有散文集《身边的风景》(中国文联出版社)、《先生的背影》(团结出版社)。

与疼痛作战

□陈云

不久前,我请好友篆刻了一方印章:“疼痛斗士”。好友在印章的边款上是这样写的:“吾兄三生居士,甬鄞东人。终日困于疼痛,逾二十年。每每发作之时,生不如死,或烧灼或刀绞,惊恐万状;或电击或爆裂,痛不欲生。遍访中西名医,求方百余,吞蜈蚣咽蝎子,未能缓解。日服药丸未断,胜于三餐;体内植入机器,亦难释怀。惟有求生意志,方能抵抗,嘱刻‘疼痛斗士’,聊以自勉。”没错,我是个斗士,专门与疼痛作战。斗士需要武器,除了药物,我的武器就是知识,而获取武器的最佳途径,非阅读莫属。

1987年刚受伤那会,我在杭州一家医院接受康复治疗。为尽快了解自己病况,我托家人千方百计买来《康复医学》《人体解剖图》《中医诊断学》《针灸学》等书。当时书店买不到《中医学》,我就借医生的书,利用治疗间隙,把整本书工工整整地抄录下来。我想知道康复的具体含义及真实意义,想弄明白人体中枢神经的分布详情,想学习中医诊断的基本常识,想尝试为自己麻木的下肢诊治扎针,想得到中药配伍的奥秘……反正,试图尽快用中国传统医学打通麻痹的督脉神经,通畅气血,最终达到缓解、甚至是解除疼痛的目的。

然而,顽固的疼痛幽灵般如影随形,二十多年来始终对我不离不弃。2013年,我接受了脊髓电刺激植入手术,据说这是目前世界上治疗病理性神经痛最有效的方法。仪器的说明书上说,要我把她(我对仪器的尊称)当成最亲密的朋友对待,好好保护她、照顾她。也对,我得寄希望于她为我缓解疼痛呢。为掌握仪器的镇痛原理及正确操作方法,我挖空心思买到了一本《经皮穿刺脊髓电刺激镇痛术》。该书实际上是疼痛科、神经外科等医务人员的专业用书,而我研读此书,就是想探究植入我体内的这个“最亲密朋友”的前世今生。研读数月,收效不小,我对她“性格脾气”了如指掌,用体外遥控器操控体内仪器,调开关时间的长短,调电压、频率、振幅,闭着眼睛都能操作,使其发挥最大的镇痛效率。

目前,我虽然还无法战胜疼痛,但我已非常了解这种疼痛的发作原因及最恰当的治疗方法。掌握这些医学专业知识,我犹如一个狙击手,枪中装满了一颗颗子弹,精准射向一次次来袭的疼痛,施以强有力的反击。

近十年,我疼痛发作的频率愈来愈高,疼痛程度日渐加重。于是,我把阅读当做锤炼意志、筑牢思想堡垒的一项超级工程。事实证明,阅读的确是我抵御疼痛攻击最有效的精神武器。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常读常新。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和深深眷恋,对事业的无比忠诚和无私奉献,对困难的无所畏惧和百折不挠,对心底肮脏与自私的无情鄙视和嘲讽是保尔精神的精髓所在。保尔精神之所以永恒,是因为人们的追求是永恒存在的。而人的能力与追求目标之间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距,跨越这种差距需要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保尔精神正是这种力量的最好引擎。可以说,这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书给了我很大的精神支撑。

《平凡的世界》也是我与疼痛作战的有力武器。翻开路遥《平凡的世界》,想起第一次读到它是在《花城》杂志上,当初我一个人窝在工厂单身宿舍,把自己设想成孙少平,为了理想,纵有千难万阻,仍然矢志不渝,勇往直前。当年我的理想是做个受人尊敬的某一领域专家,虽然目标至今未能达成,但略感庆幸的是,我一直在努力,从未放弃。

史铁生的轮椅人生与我的拄拐经历有着更多的共鸣之处,他的《我与地坛》《务虚笔记》《病隙碎笔》等作品我读了又读,他对人的生死、信仰等问题的拷问,引导我去探索自己人生的厚度与长度。

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一套4本,当年我是请父亲特意托人从上海买回来的,现在纸已泛黄起皱,情节还是那么鲜活,主人公的奋斗经历还是那么打动人心……

我还把陈继儒的《小窗幽记》当成调节心理疙瘩的良医。“天薄我福,吾厚吾德以迎之;天劳我形,吾逸吾心以补之;天厄我遇,吾亨吾道以通之。”细想:坦途对

于任何人都是短暂的,磕磕碰碰、跌跌撞撞才是常态,人生的机遇或遭遇变化无常,谁能控制得了?对付不幸的最好办法,就是苦修自身的德行,开阔自己的心胸,加强自我学习,用刚强的毅力和豁达的心胸去化解。

除了那些文学作品,我还喜欢阅读趣味类书籍和杂志。品丰子恺的漫画,古拙而又俏皮;看贺友直的连环画,浅显却又细致;赏老树的诗配画,常不经意间拨动我的心弦……沉浸在兴趣爱好的阅读中,平添我鏖战疼痛的韧劲和耐力。广泛的阅读,对疼痛起到了很好的烟雾弹作用。

近来我迷上了印章石。觅石、鉴石、赏石,其乐融融。上品印石价格昂贵,一时买不起,好在有“过我眼即我所有”之说,买不起印章石,买些书看看图也好。《寿山石鉴赏》《青田石图谱》《中国印·四大名石》被我当成工具书百读不厌,出版不久的《大松石》和《首届中国大松石展图册》已快被我翻烂。

其实,我总体的阅读量并不大,读书的速度也很慢,但到手的每一本书都读得特别投入,特别全神贯注。

阅读的副产品是写作。每当夜深人静,疼痛便露出狰狞面目,魔鬼似的在我身体内四处游走,妄想剥夺我的睡眠时间,消耗我本就不多的精气神。我鄙视这个害人不浅的幽灵,我尝试拿起笔来写作。我写我与疼痛搏斗的经历和感受,写我对美好生活的留恋和赞美,写我对人间挚爱的感激之情……多年与疼痛抗争的经历,漫长的阅读时光,给了我无穷的写作素材和创作灵感,日积月累,就有了数十万字的“豆腐干”,同时收获的,还有一点小小的自信、小小的虚荣心。我把与疼痛作战的经验与大家一起分享,于是就有了《走出痛苦的进化炉》《跨越心灵的高墙》《握到的都是温暖的手》《三生有幸》等文章,散落在《中国残疾人》杂志及当地的日报、晚报上。

写作的作用犹如一把霰弹枪,一弹击发,目标无数,击溃疼痛于无形之中。